金壘子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栢人者迫於人高帝幾中貫高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爲老父所窘君彭亡岑彭亡於刺客馬燧兵營埋懷村果擒李懷光契丹主至殺胡林而死吳璘大敗金人於殺金坪近時廣西爲參議琺與同姓一都

司征徑俱敗死於雙倒馬關江西寧戚兵敗泊舟黃石磯嘆曰我固應失幾於此已而就擒數事餘冬錄序撮之余又疏所憶數事東漢睢固字白兔大司馬張楊爲將楊醜所害睢固殺醜屯兵射犬城或言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必驚宜急去固不從漢興平四年曹操斬之於此見水經注

晉張植伐焉耆國其國王熙率衆先邀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馳擊敗之秦王苻堅之伐晉也攻僭項

城駐師焉苻融偪晉將軍胡彬於峽石自堅戰必易俘宜速進衆軍掎禽堅大悅捨大軍於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唐竇建德舉兵至井陘之牛口峪而敗先是童謡云豆入牛口勢不得久李密歸唐封邢國公後叛唐兵追之至陸渾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側有亂石縱横頗妨人行時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唐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於京兆府唐朱里又朱氏纂立即唐朱之驗

而後唐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爲再造之徵朱梁許州節度温韜於衙城壕内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毫石函而進之後李勅於苑内鑿池畜之搆屋宏敞號金龜堂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左右曰金龜堂今歸我也宋楊繼業與契丹耶律邪軫戰伏發敗走至狠牙村心惡之旋中流矢被擒狠牙村者以楊羊同音

晉成都王穎假陸機後將軍大都督討長沙王乂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及與乂戰於鹿苑機

[illegible]負不在旛節之兆

軍大敗。機尋被譖誅死。王澄爲荊州刺史。時京師危迫。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爲賊帥嚴嶷所間。散衆而還。竟不能進。宋武帝統軍討盧循。循走豫章。悉力柵左理。大軍次左理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旛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唐哥舒翰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堕。注旄干折。衆惡之。巳而出關。次靈寶東原。與賊將崔乾佑戰大敗。遂降賊。其子曜擢東都汝

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李希烈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如此而斬持竿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俄而曜擊賊收賊將汝州人周晃以獻牙旗折節柱折麾竿折皆非吉祥也而勝敗殊應者以陸機王澄哥舒翰則敗以劉裕哥舒曜則勝然則勝負在其人與時不在旛節之間也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占者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景公不許星則徙舍公亦無恙後二十一年而公卒漢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遂丞

仁宗破陰陽拘忌之惑

相翟方進令自殺以當天變三月丙戌宮車晏駕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一言破世俗陰陽拘忌之惑可謂英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辟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士大夫上官類忌正五九月宋相庵趙師俠拜命曆

云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所據愚嘗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爲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壇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指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滅故不曰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際按其說差有理釋氏知論迴云天地有四大神洲中國爲南贍部洲天帝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然則俗忌

納后
受禪
忌九
五月

上官以此三月禁屠宰止誅捷也吁誕妄至是夫
帝之鑒物肅焕鏡乎則照之所遺多矣以其照之
所及矯飾修善則一歲之中此三月之外皆怙惡
之日何欺天也此三月之中嘗行政使刑賞其
罪亦何忌之有
趙師俠但見拜命曆知正五九三月爲上官者所忌
按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是
帝王婚娶忌九月也北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
景業請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

於其位是帝王禪受亦忌五月也

忌日 忌月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齊張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按記云忌日此乃有忌月晉志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也非禮不經甚矣唐王志興建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冥福自唐始有天子誕日以爲節至是且復有誕月

須赦而帝疾瘳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釁獄。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善。而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瘛。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

所

金史宣宗嘗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然予見宋人改齋漫錄載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皆由至尊上默然即以二小盒各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司約及半道命甲携

景濂利用禍福甚奇

一緇往無何內東司保奏甲推恩上怪問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甚甲遂先到不應兩事酷類也裴子在刑部嘗以事詣端門會諸內監喜談此事乃又謂在宣德間事大抵是一時一事人競傳之而訛耳

宋侯莫陳利用以黃白事寵信於太宗宰相趙普奏其殺人及諸不法果案得姦狀詔除名禁錮商州祕籍其家俄詔還之運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數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齎

人生死皆有命

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國朝朱濂謝病家居。太祖偶以溥故遣使驟騎往誅之。既而悔之。復遣騎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騎追及得免。兩事禍福甚奇。使微三日之雨則景濂亦利用矣。抑謂兩人邪正異軌而殃慶各召耶。

金張柔爲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房赤台數淩柔。柔不爲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之

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呆乃得免。呆苟不當死。殺呆者死矣。信乎人之死生。皆有命也

晉孟觀解天文。趙王倫篡位。署安南將軍。臨河北諸軍事。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座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惠帝反正。斬首。傳於洛陽。遂夷三族。而不知帝座無變。故惠帝所以反正也。南宋孔熙先素善天文。知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時彭

城王義康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說范曅輩佐義康謀反事泄伏誅義康坐免爲庶人後元凶劭果弑帝而武陵王駿爲江州刺史入討事定遂卽帝位江州之言竟驗而不知乃後江州非前江州也孟觀庶先皆知天不知人耳正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亦頗諳天文以帝星躍吳頭楚尾力勸宸濠反竟敗而真天子龍潛江漢間渠不知也人不可知終是天不易知耳

袁氏祥禍非關塋地

羊祜鑿祖墓

史稱袁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而其後董卓亂卓怨紹術起兵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族尺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使地果爲袁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自爲袁氏之禍則其世爲三公亦非地也

墓之有相始見於漢晉之世史言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

風水惑人管福侍樞

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然祐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而女瑜爲晉景帝妃武帝篡魏崇號太后猶帝王氣也祐雖無子而祐兄發發子倫暨大篇四人又祐伯父秘叔父耽則無後者蓋獨祐耳

溫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家弟溫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爲然中心至性

凶宅何常凶者

非可勉也。今親死且偃然在宅。悲慼未及。而福利是營。舉求塋師。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爲排斥。甚有停柩經年。至相列訟。亦復何人

世傳凶宅。蓋從古有斯語。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真道宅。又爲章武王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喪亂。故世稱爲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唐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宣宗廟

人死避殺之俗非經

李玨以檢校尚書右僕射領淮南節人勸易署寢玨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寘正寢若何去之果疾亟殁於官

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其日魂當還輒棄尸徹哭偵尸走竄謂之避衰此雖鄙猥絕有所本魏皇女淑薨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陳羣諫曰聞一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又顏氏家訓亦云偏旁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

書有明定不可逃者

莫皆在家書遺尾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燃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推南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瞀流傳下搖上惑非一日矣袁字通書作然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豐生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為開府主簿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

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髮。昨來忽盡。髮者。竿也。其竿盡乎。紹宗堰洧水灌潁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鉤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益事

之不可逆有如此劉之言則爲篤論也

宋元豐間開寳寺寓禮部貢院火其後別試乃更得焦蹈爲魁故時有不緣南省火焉得狀元焦之句天順癸未禮闈亦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試官好事者亦爲之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焰可爲灾兩事偶相似也

前漢張竦苦約爲信士也王莽末客居池陽賊兵至竦居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蔽也唐陳思古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市恩

吳雄趙興不避忌

忠辭以辰日不見薛克搆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隷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爲司隷時稱其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圍禁忌者。多談爲證焉

金樓子下篇卷之四十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逸士傳。許由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人遺一瓢。飲畢掛之樹上。風吹歷落有聲。以爲煩。去之。陳子曰。橫渠子曰。佛者塵芥天地。以爲至大。然未嘗能爲大。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許由之度。已不能容一瓢。

而堯煩以天下是堯不智也

友人出彭祖觀井圖視予且索予題圖不著作者姓氏其工拙勿論若其事則有可言者世傳彭祖之觀井也冐井以車之輪以其身縆於大木而後遂巡倚視焉足縮縮乎猶將推之也目眴眴而迷吁亦大繇神矣則曷若置勿視之愈耶以彼其尊生宜何所不至迺終其身至七十娶悅以鄭氏妖淫敗道卒放於死矜蛙坎而忽鯨海又何也余聞之也古之至人潛行不窒履空不陷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悚。蓋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而丈人游而安之若陵。况此不盈蹄涔水耶。祖不足以及此

吳季子札使北，道徐。徐君心好其所佩劍，而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使還過徐，徐君死矣。札嘆曰。詎豈以死二吾心哉。遂解劍掛徐君冢樹上而去。好事者因爲是歌。君子曰。一劍易解也。然可謂高行矣。夫不以人之死，而易其心，况生者乎。徒諾之心耳，猶不忍宿，况已惠之言，已見之事者

徐嗣君不欺交

乎。道塗邂逅之交。之死而不忘。況君親朋友之間乎

延陵季子掛劍一節。每爲好事所圖。余亦一嘗題之大宰據史記所傳耳。按桓譚新序。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返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今人但知季子不欺死友以存信。不知徐之嗣君。能

不欺死父以成義也

圖爲一老人披裘拾遺穗故畦中蓋列子之所謂林類者與其二人肅立於隴首蓋即子貢夫子所使往訊之者也世言列子之學參本佛經今其爲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皦然輪廻之說也死者生之所必有時至而勿怛焉可已而以死爲樂樂死可也而猶幾其復生夫貪生者一世而彼無竟貪戀孰大焉

泰以三陽御小人而包荒中行直以理服之故小人

小人道消道憂

道消。蓋化小人爲君子矣夬以五陽決小人而壯頄獨行。㢟以勢偪之故小人道憂憂其不免於君子而已。然小人之計益深矣

封口齕指

帝鑄金人使封其口。明大辨之不可爲也周咒鑄倕使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用也

人褻者易溺

火烈而人畏之莫嚮邇焉。水懦而易溺之天下之溺人者其所褻也。袵席之間能殺人樽盂之間能殺人而人以爲不如鋸鉞也亦褻而易溺也

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豪傑也。豈謂我之爲桀

桀亡夏胡亡秦

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

子之爲胡哉 通志曰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

大誅豪傑

火浣布吉光裘

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火浣之必投於

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

岂服此以聽朝。此二服誠異然皆出於西而集於

騖遠好大之世

知礼不言

叔向知晉室之將卑。不明言於國而私諸隣。何曾知

晉室之將亂不昌言於朝而私諸家二子之知也
然皆在君子之後乎

齊宣誇用強弓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其常所用不
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
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
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非直士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北史魏
宣武幸鄴閱武躬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
臣勒銘於射所魏收魏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

宋殺報實之使

文文成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時無直士矣意者皆九石之類乎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曰此所謂肉自生虫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而問焉曰爲君視齊寇不知其近而

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益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驅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陳子曰。秦諸博士。隋元善。達楊義臣等。以報罪死。秦隋亡。而叔孫通。虞世基。遷用於漢唐。終其身富且貴。夫古今一也哉

當罰在當順性公人

或曰信賞必罰。曰賞有功。罰有辜。信必在其中矣。如信必而已矣。毋已迂諸。或曰人主賞以飾喜也。罰以飾怒也。曰不然。率性而行。順性而動。好善惡惡。賞罰行焉。烏乎不可乎。昔者紂好蜚廉惡來崇侯費仲而惡三仁九侯矣。飾之以賞罰可乎。或又曰人主作威作福。必有不測之賞以搖天下之心。有不測之罰以褫天下之氣。曰此亡國之言也。非明主之賞罰也。明主之爵人也於朝。與衆共之。其刑人也於市。與衆棄之。故賞未行。而天下皆知其賞

之有在也罰未行而天下皆知其罰之有在也夫何不測之有

記功忘罪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罪其爲君者也史記稱項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其亡也不亦宜乎

漢詐降楚

僞漢王降者乘黄屋車傅左纛矣真漢王降則白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

義帝有帝王畧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窮戸之細竪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擩置

諸將若素君臣然。雖項王之慓悍。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後。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故此一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焉。及項羽既擊沛公。破咸陽。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佞君子。唐德宗之猜忮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唐楊夔原晉之亂。以爲不自敦峻。而稔於王導。庾亮。豈非以翼虛駕僞。崇扇跳蕩。躡敗跡以赧立朝綱。

蠧時風以基搆王業者。導與亮之爲耶。權德輿論兩漢之亡。以爲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胡廣。豈非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陷時君以滋厲階。附宂沴以結禍胎者。則禹與廣之爲耶

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李傕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漢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授降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分爲大鎮。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

養禍以自固其威寵也

魏陳思王之狂也。甄其貞與。晉懷愍太子之愚也。晦其明與。嗟夫淫虐如南風賈后而太子少全理矣。然思王之免亦僅已哉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毋爲兵首。覊殺機以窺天倫也厚乎

唐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

見問以民問疾苦及政事得失按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之要也

僧道拜父母

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顯慶二年禁僧尼受父母拜然則先此貞觀之詔恭未之行也

罷娼黜僧

罷娼籍俾之從良黜僧行道徒約之返正此變風俗第一事而舉世恬之以爲宜然耳至粉黛填巷緇衣塞衢上之人不惟勿之禁寔鼓盪之欲人心從善風俗不壞悖可得哉

禁僧及閹

唐披削盛閹割絶氏族戾天心王政禁之

[illegible]言事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氏紀元之初政而后此置銅匭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箝天下之口而行其姦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廼以帷簿曖昧譏人甚矣

唐政苛歛厚歛

王仲初華清宮詞有二月中旬以進瓜之句而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夫違時以棘欲至破二月之瓜峻法以厚斂至使民賣二月之絲糶五月之穀南唐時政如此毋趣亡得乎

宋重民牧

宋朝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閤官須

仁宗能君　徽宗不能

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重民也此足爲百世法

比窓炙輠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草木子曰元順帝閲宋徽宗書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不能曰獨不能爲君

名相不結宦妃

問相於宦官宮妾不知名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得矣

相如因宦者進

藺相如曾爲宦者令繆賢舍人因之以進迄位廉頗上故頗詆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有縣

哉

漢武用人不遺

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不以庳眇陋也。因而得其大者。帝可謂察也已矣

布被驚枕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爲圓木驚枕。而司馬溫公亦驚枕。然公勤也。操猜也

衛青容賢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黯。公孫丞相開舘延天下士。而獨心内忌黯。此爲青有容賢之實。弘有好賢之文也

定國不託邑子於翁歸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託其邑子兩人與翁歸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乃謂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史稱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是故其氣可把也何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冠為弟請者矣史言何並之節亞翁歸也迺知鍾廷尉不于廷尉耶　同時何並遷潁川太守潁川鍾元領廷尉事

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守，竟殺之。

子茂忠哲

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誼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爲諒者耶。

陳寔受侯託弔張喪

陳仲弓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大將軍竇武辟寔爲掾屬，時中常侍張

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按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汙其身亦爲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共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求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張文紀埋輪劾奸。單車詠賊。剪當路之豺狼。活枯從

曹操借漢服歛　王導偽節　阮游不節　庾陶郭李殉国

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曹操之未篡欲借漢以盪吳蜀也亦前者挾天子都許之餘知與於夏侯惇之謀知之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孚也幸敦以不成事而死耳

蘇門之不答阮籍蓮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矣吁誕而不節豈吾真儒之棄耶

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以心為國而毋以有日者然夫

謝孟何有恒溫

謝安遲緩而取幘。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中豈有溫耶。斯亦孔融禰衡之於曹操哉

杜王不詔

杜景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惑國之瑞也

李藩批勅塗詔

李藩爲給事。則批勅。爲宰相則塗詔。吁難矣。然世安得此風乎

李沆易于焚詔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于窮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異乎

何易于爲益昌𠋣有訴民輙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
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三年獄無繫
囚爲政簡易若是今郡縣事大者不能不付吏蓋
事有成案則後奸絕然能無失易于之心則善矣
又梁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
徑行邑郭人通詞訟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
之
唐李昭德以白兎御史王弘義對蒼鷹獄吏朱子語
類胡致堂以鷄鶩御史當虜中龍虎大王相傳以

閑史錄摘虎兒祭句

爲笑。鶴林玉露記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言八盤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雜擒虎張降龍之句。叅又記嘉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足備不虞，卿言令宮中養狗，其無謂也。帝聞款欵，因曰：朝言不及犬馬云　云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李清臣言御史宋禧勸陛下宮中養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譴訶，擢爲諫

官。然則禍非黜反陂矣。餘冬序錄。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令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鬉尾。馬拔尾落膘。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何燕泉曰。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吁。崇臺閎垣。以寵之。又大官厚祿。以獎其能言。何弗至乎　朱子語

錄高宗朝有御史上言聖節殺雞鵝太多請只令後省并大牲適有傳虜中一龍虎大王南侵者道方以爲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雞鵝御史當之

嘉靖甲寅大荒京師人饑物耗一鵝之直需銀八九錢上供繁急大官密蒐民間輒用黃布爲幟志之以絕他販御史聞人何廷鈺條陳云近時荒歉四遠蕭索物價高貴牲口漸盡恐他日供應祭祀一切上用無從買辦在位臣工所宜同心體國節情殺禮今後暫止往來會席仍嚴禁屠宰只許牲

御史不預宴 顧佐請罷女伎 呂文起用直臣 折枝避蟻

日一開吁鷄鶒御史再見今日矣

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百官賜宴曲江教坊娼顊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踵晋唐故事以都御史顧公佐言而罷公之功又有光於晉矣

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於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唐質肅於英州汪乎大臣之度亦其爲國之忠也哉

折柳小戲也而諫之此桐葉必封之意也避蟻曲愛

也而稱之此易牛可王之說也

宋人輕武臣

王武恭狄武襄皆積戰功起行伍脫兜牟致位兩府。縉紳所嫉貌類藝祖。宅枕乾崗蘇儀甫孔道輔言之宅現光怪姓合讖書。歐陽永叔劉原甫屢言之。且夫貌遺之父母姓受之祖宗皆用爲罪。四公非讒人者。以斯知文武分鑣爭進爲忌君子而不免。亦以徵宋世儒者委鄙守文恥言兵事劣視武夫其所由來漸矣

王狄皆相材

王德用不怨詆已者。借孔道輔爲忠臣。狄青不怨詈

已者。處劉易若平昔。兩人之德宇遼矣。皆相材也殺一隊長則斬一隊法也然則殺一將誅三軍乎宋鄜延云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歿。宰相章惇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李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此議誠是也。嘉靖癸亥秋八月。遼東總兵官楊照偵得虜帳近邊。揚一夕提兵出塞數十里往襲之。黎明。逼虜營。既出虜不意。虜倉卒被甲不暇內顧其妻子。其魚驚鳥迸駢

首就俘一時俘斬男婦老穉亡慮巳數百馬牛羊驘槖駝皆散被山野不收楊大喜遂悉遣其兵皆四出逐利隨行僅數十人忽伏虜起溝隧一矢正中楊右頰巳復中其喉楊墮馬虜遂從而廾心焉師還御史遣人蒐其事本末皆不以實聞竟坐罪偏將及中軍而當時楊左右數十人皆牙帳親兵反未嘗一執何也後事白坐罪者次第皆獲雪叙用而迄未嘗有一人為大師坐其疾視不救之誅良可嘆矣

李廌談記蔣頴叔爲江淮發運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我朝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册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粮船江

荒歲聽民他遷

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也然亦卽蔣事耳

昔唐張延賞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已勅吏爲修室廬民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古者移粟移民粟無可移雖聽民之移不亦可乎嘉靖癸丑徐兗間亦大饑民挈妻孥流而南官府爲戒約其弁廼

所聞異此

癸丑冬。甲寅春。京師內外大饑。屍羸塞衢。往往一仆不復起。時司禮監太監黃錦掌東廠。令九門外多掘土坑。以埋腐肉。一坑深廣可容數千人。不幾月輒滿。鄉民携子女鬻京師。弗售。卽委去。婦女插草標以自鬻。民有鬻妻者。妻亦必美。見一人持錢二三十。輒搶去。遺券于道。曰以妻償有食其子者。官逮鞫之。對曰見且餓死。委之中野。適餧他人腹耳。曷若供父一餐乎。又有困甚。知盡。慮爲鷹犬所

歷遁就途遑跑淺坑爬搔沙土以自月僅露鼻孔以待斃者有自經樹枝者有服毒者有全家投河者是歲三月始詔發太倉米四萬石各門煮粥以待餓於是外郡蟻集死者復無數顛踣僅至面骨已屯矣米價一石至白金二兩二三錢京師富人有華居潔衣而終日不得一食者夏又瘟疫大作延及士夫至於闔門並命於床褥間者多矣誠三十年來未有之一大變也

甲寅六月十八日京師陰雨連日不解二十三日

大雨至二十五日晝夜如注塌場公私第舍萬餘所多厭死者平地水深丈許街巷之間一望汪然亦有死於溺者外城初畢工用費六十餘萬兩禮部議告郊廟自閣輔兵工大臣皆錄功進恩進爵賜蔭管工大小官員下至書辦工匠以千數皆例有陞賞方極沾渥至是皆蕩為川墻垣與山舖舍水關冲塌幾盡先是癸丑五月外城始築忽數日大雨渾河水突至漫過蘆溝橋冲壞堤岸楊木廠狼窩口等處直冲新城撫按奏請修築堤岸以

護外城工部方鳩工集料忽一朝漂盡費亦萬計順天屬縣數百里外城市鄉村通行舟楫淪沒人口亡算哭聲殷地說者以為京師之變二十五年之所無而內外州縣居人墊溺亦癸丑之所未有也

雙擺歲抄記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雨悍於湖行故往返遵路其反也適沿湖堤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舠遽解其橐得金可十兩示其人曰幸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舠往救之至乃其

子也。省其父來矣。吁哉某千户救人也。乃得其子
恥。使千户少有愛金之心。即殺其子不俟頃矣。予
因憶幼時。嘗側聞 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
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一二丈許。
瀕民居漂沒亡筭。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貲
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操筏率水滸。適見一女子。年
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笥。將抵涯。其人
顧利其笥。遂沉其女子。已發笥視之。乃頤其妻也。
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

有詎意乃殺其妻也耶。世謂積善之慶則餘鍾其子。失道之敗則延及其妻。然或有迕而不合。或驗而稍遲延。若救人而適拔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于頃刻一念之間。天道之報施。曾亦不爽於毫厘。有如此一事者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一